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王 俭 编著

保礦紀聞解讀

劉久長題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三晋出版社

王 俭 编著

保礦紀聞解讀

常州大学图书馆藏
刘永长题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保矿纪闻解读 / 王俭编著. — 太原: 三晋出版社,
2011.12

ISBN 978-7-5457-0457-0

I. ①保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煤矿—收回利权运动—
研究—山西—清后期 IV. ①K257.23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9845 号

保矿纪闻解读

编 著: 王 俭

责任编辑: 朱 屹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三晋出版社(原山西古籍出版社)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 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0351-4922203 (印制部)

E-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×1168mm 1/32

印 张: 5.75

字 数: 13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3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457-0

定 价: 18.00 元

著作版权所有·违者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一、《纪闻》句读	001
二、文字校释	025
三、《纪闻》译文	033
四、所涉时间	075
五、所涉地点	082
六、所涉人物	089
七、所涉事件	123
八、解读始末	157
九、阳泉保晋公司的奠基石	164
主要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	177

一 《纪闻》句读

《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》序

吾《州志》曰：“平定土产以炭为最。”吾乡之炭即《汉地志》所云“石可燃为薪者，取之地中。土人每视山上石脉，即知炭之有无”。陆公亦云：“平定所产尤胜，坚黑而光，极有火力。”岁入国朝，矿产越胜，名扬四海。

或几，洋李遊乡，著文鼓噪，招来外祸。巳年卯月，铁杨^①行英跼霸蹟，觊觎吾矿苗，殃吾众，民生危。惟黄公铸卿捍护矿苗抗之，黄公兰谿弼之，张公墨卿擎力辅尔。众绅石公、李公、池公、刘公、赵公、廉公、张公、蔡公、葛公、陆公、周公等仕群起赴说。不日，吾乡学堂哗洋，士民纷趋抗之。又幸黄公壬甫京都撼廨，远达沪平，予晋外始悉吾乡保矿之利弊。越日，全晋趋之噪动，宦贾上下请焉。时天昉委倭遊洋，不假。卿公予余书，遽然笃之，整纛于乡会。午年，适李君护矿蹈海，同乡护之魂归。吾因洋事不逮，走家书予卿公，竭疚。未岁旋里，悉知保矿譬捷，甚哉。

呜呼！铸公之鸾识，肇始保矿涌全晋，又资万馀以保艾之大董，五千馀，土人护矿之费也。卿公捐资三千，纳筵保矿之费，又三千于保艾、固本，始股焉。兰公五千，资为固本之股，假矿会董之职。因蒙平叱咤并阻洋人掠矿界碑而被剝怛床，

假年忿逝^②。为保矿舍躯，真乃丈夫也！诸公之志不可湮也。越年，卿公示余《保矿之纪闻》，余览全文，时为序。

岁在无春 天昉谨识

小 引

戊年未月，冠山登高崇古，适卿公诸绅五人叙旧。卿公曰：“知州庆公对吾等护矿之事，详查甚紧，对吾之《保矿纪闻》尤为关切，奈曷？当^③其面焚之，诸公可否相许？”众公应允。余答曰：“之前可否一阅？”公等嘿然^④。越日，余赴卿宅叙旧，卿公忽拿《纪闻》手抄，许余三日读毕。余旋详览，颇为叹之，亟抄以存后人。越三日归赵^⑤，不日卿公将之焚于庆公前。呜呼哀哉！

卿公，官沟张公墨卿也，余之姻亲也。

铭勋谨

石艾乙巳御英保矿纪闻

端蒙^⑥大荒落上元，铸公尚席白粥汜膏^⑦。叔公硕卿、兄兰谿、弟壬甫、池公子临、周公南园、赵公皋卿、刘公三贤、廉公维斋、孙公雨云、李公慕绅、张公朴斋、葛公乾甫、蔡公莲谿、孙公雨亭，余之茹约^⑧十日饮^⑨。酒畅，恭饗人^⑩。

引客，诸公尊容“胡尹^①安康。”饗曰：“免礼。布身一介，不可礼也，崇儒称之至幸。麦之湿身^②，难干^③，草虫一介事无休。今劳诸公议艾矿，可否耳？”众默。

铸公颡言：“大人之矿务乃诤^④洋，戏谑而恶。”

“上谕可救。时议吾矿，实出可拒之策也。饗严^⑤，洋窥艾乡之苗，欲食其肉而寝其皮，鼎一脔而全晋焉。上谕‘余之虫螻^⑥洋躯也’。吾乙未抚晋，筹画实业以兴民生，时不岁，被洋戏谋而累祸起。英假刘窥晋谋矿，吾兴业心切而未识其蹊^⑦，刻揣嗔^⑧，急函世侄，假亟^⑨予古之史书^⑩。御史^⑪被议，停呈路矿案，帝曰：‘下所^⑫可议。’”然事与愿违，不得已^⑬而为之，犬色不可描^⑭也。训政丑罢，缄默护矿。以鉴行三载之际，洋人勘画开路，余心之不甘，携侄究访洋之掬境之图，磴图竞画艾之乡路际矿脉之治，其歹心可征矣。

五日得辛涂龙治水，洋人冶矿踵路，尔等诤函赵抚，诘难安帅，殚防其戡^⑮，且置尔护苗，静观其覬^⑯。去腊得报，洋人欲动，余予雁叫急驰而至，共画护矿之计。然之罪谬授人以柄，避三舍而谋，以使谢吾罪之身也，仰而涕报皇恩之源哉。”

铸公曰：“今之聚，乃谋护矿之画也。纵论近载之护矿策之，吾等煞实辛苦，费几盛而事^⑰危。虽御史等萃力，纵无解洋人之诡。其迫宫之礼^⑱，而使吾乡护矿无越都衙于半步。若日后抗之，须^⑲以其道还其身也。策之谋会保艾是也，以益臣侄之产，东院驻会焉。其门临街，进之有巷，间二或三级而迈矣。巷东之花园^⑳乃族产，可作聚众之所，乃容百千之人。东临

太和之巷，葛公乾甫兄之‘乾元商铺’可通矣。初‘护’今‘保’，乃顺应东流之脉也。众济而辅，以众民趋窥洋人之歹，作谋画抗之，实为策也。”

寅月燕九。朱委员急铸公函：英洋将徂郡，揣图印矿苗，饮尔图，乃红毛^②野鬼路勘附也。

朱委员乃千户之裔，正太路与民生计之协画员也。

庚日。密特英累犬獍^③抵州，平潭洋迎之。

卯月踏青。会急议矿保之策。铸公坐帷^④，叔为长，余副也。诸公辅尔，待视洋之动矣。

芳春后一日。洋一十有馀，印图累犬獍于乡。

崇儒草就《晋矿危乎！晋民生乎》，赴外求瞩。

大士祷日。诸公又会。余议平潭脖颈牛以土犬而节洋犬獍，待之而制其踪，鼓于民而义行，快哉！铸慎省度变，诸公纷纷其孳事也。

丁卯。累犬獍溺李祠，钜甚，有辱先贤，遭李裔众忿。咄伐，怒而齧食娒^⑤，娒^⑥，哗涌毙之。拒密特英于圃肥^⑦，其胥叩首^⑧。平潭洋恧^⑨，拏银暖娒^⑩而息之，裔怒而撼州尊。

辰日。王尊为榦邀铸公、叔公赴平潭，询密特英之扰民。朱委员左右逢源，未解。

姑洗大昕。持绊密特英擗疵^⑪薤^⑫于囡，平潭民众持农器围之。州尊得报，遣之。密特英佗僚^⑬似喊，跣^⑭而涎奔也，众啸。

踏青。铸公草《矿之不存，民将安否》：“吾乡之矿乃民生

之所系也。古往今来，休戚与荣，苍苍森森，民之权也。仍以其日出而落，起居日常，或乃婚丧寿时，无不赖其耳^③也。间或某日以其谋生，持银侍父孝母，含养子孙焉。今倏外人来往，无不目显狰狞。前有俄洋测路描图，法人踵其后，继有英人持其图印矿苗。呜呼！吾民之权何为外人相蹈，意谓何也！白话天下，子龙何在？廉颇老矣，能将食否^④？皇恩浩深，以报寸心，矿之不存，民将安否？一方何求，吾身为大清国之臣民，焉能任之流乎！虽区区之地苗，实乃吾大清国土，岂能^⑤拱手让其雕零^⑥于外人之囿。还吾之责^⑦，民将婷也！”

乙未。上宪谕王尊至府议矿。

丁酉。尊府议矿遭责以办，恶洋诘难。晋跼^⑧。

己亥。铸公急赴府，禀呈《矿之不存，民将安否》，并州之仕绅诸号。

壬寅。洋人路觐汝阳、叔公窑。

清和甲辰。晋抚大人持以驳英人之诈，以其证否也，驱^⑨之去晋焉。

丁未。会诸公议矿。铸公揜^⑩云：“揽迹而言，甚为危乎。虽洋驱去，待日其必返，若等待之而逝机也，奈何？惟搦地而抗之。余拟画：卿公擎矿苗之钜细，莲公筹固本会；叔公领各都之矿苗图，以逸待之；慕绅兄纠吾乡之产会，以褻^⑪各都之窑。如戈揽境力之源，以抗洋之诡也。平潭脖颈牛谋纠地翫^⑫，以其骠攘挠洋志而去其锋。

纵观而论，顺铁洋之路切切探苗为要务。似汝阳朱千户之

窑，洋之奈何？其事为甚。卿公可予游里之长民，人或股或银，妥之。若洋不日而遇，遍开牡丹而胜叹，谁之画^⑨而妄涂也。”众趋铸公宏谟、御洋之爇^⑩。

越日。诸公各行之事，时论探苗之费耳。铸公坦言：“保艾之费仅力而资，余予万馀以底。假以费资无出，可劝于民先约而探，切切不可拖延甚好。若延，功尽讫。”诸公诵也，乾甫兄充账矣。

甲寅。王州尊巡会前，铸公万馀以保艾，余三千予保艾，三千予固本，兰公五千，充固本之董，诸公各三五百，或不可而论。王公叹曰：“尔等好之为实，适(kuò)探甚安。恐洋至而未耘，余亦无力可支也。英戡矿之讹，非常人之理，适^⑪返其匕征矣。”

日晤乡仕绅，刻动谋探矿之事。

甲子、丁卯。保艾、固本州署备案，蓉田、震生理也。钲咿，荆公之号也，城北之巨贾，为事干练，义响郡里，保艾设即址。固本设叔公之产，保艾之后院也。巷东花园亦一并施入两会之用矣。

山雨必有风。林鍾波斯孝如翰林驰函，英洋即刻至里勘矿苗。翰林者，里人孙氏也，汝阳、千户窑，乃秉其银八百也。

天贶^⑫。艾固举会。探苗者，新旧四百有馀。知者若汝阳、千户、叔公、兰兄、脖颈牛、蔡公、荆公^⑬、李公、同人翰林、伟斋、作楷、澍堂、熙廷、西庚、德荣、守正、士彬、登元、滋荣、联芳、毓琇、铭西云云。惟千户、叔公、兰兄五窑见苗矣，馀者日

夜兼工，甚举，苗将见。

午，英洋愚人三十有馀，累犬獍嘶涎，蹕平潭洋宅。

龙王举会，诸公惕扒手，分工以静而识劼^⑤，窑工未怠。

越日。英洋愚人即索又印之旧图，描新，且标勘之误，日馀未见其不轨也。余忖，铸公慎然。静必动，动则妄若魍魉。何对也，急急然而未策，无眠矣。

寿昌。晋局委潘协理英愚人之购地事，至州署。

首秋天清前一日。晋徐委员至，查土窑，并知王州尊，应英洋愚人之谓，新窑乃非合约也，请废之。州尊未否也。

甲申重日。崇儒公飘至黄宅，铸公言别之事。又，今州尊知予，英洋愚人约晋局查土窑废之，公嗟然。适此孝如翰林秘至黄宅，使悉英洋愚人之毒也。翰林之行，解眉^⑥也。良苦之心，铸公、叔公、余知之，而众唾矣。公子心系郡人之生计，而郡人不知其迹焉。

丁亥。午后，英洋愚人至蒙平千户、叔公窑，衅器息工，交苗予耳。然公等已受铸公之面机而质之烝^⑦。英洋愚人狰狞似噎，而持其约在手，噍土人之恒噤^⑧，覲州尊。

越日。早，英洋愚人携翰林丐状平定州州尊。晡，翰林、王州尊、英洋愚人束脩蒙平勘务。余、汝阳公、脖颈牛董护苗^⑨，拜见翰林、州尊，敬稟矿事。叔公至，始知英洋愚人禁汝阳公已窑务。州尊持英状而讯，叔公质之：“吾等兹土生养，无不寄托于斯焉。然英洋愚人之词于天、地、人相驰也。吾之田，吾之房，置吾之产。叩天谢地稟州爷焉，何呼外之允矣？实乃滑天

之谈，貽笑古今也。”英洋愚人篡言：“丐晋抚准约，专办晋之煤铁之务，或洋或华之人概未能探也！”余慷曰：“专办乃晋局也，何以转为尔等矣！”汝阳公、脖颈牛煞嘎^⑤驳斥，英洋愚人擗颧而膺，而叹，嗑喘窳^⑥。

以杨诸公唆窑工数十人慊色^⑦创恠平潭洋累犬獍，劝慰州尊不可置也。谓：“英人廿四年之抚约，余需查耳，有无禁民探窑也无大碍？民之生息焉能无薪乎？如若禁之，伎^⑧民之狂也，尔等身安乎？”平潭洋曰：“所言至幸，吾等欠虑。”

翰林左右逢源，始息而散。王州尊归署。

庚寅。翰林书铸公：英探苗者上书其主。

南吕天长。英洋愚主至署议矿。

中秋之夜。铸公、叔公、余赏月于花园。（与）翰林约，英洋愚主上禀晋局，歹专办即即^⑨独办，并谋英使照会外部，一律禁民窑。践约独探，此乃断吾民之生机也。

越日。艾固举会，议保矿钜细。铸公卯点^⑩：“南园公学堂哗洋；卿公平潭揽局而说民于钜细；壬甫京都撼廨并予报知；兰公兄谋画英图矿苗之趋；乾甫兄领脖颈牛纠地翫挠洋志；莲公赴省洽楚南公谋晋矿会以击之；慕绅兄都说索窑谋会；叔公驻会迎来送；荆公游仕绅；两会似西改元公司，予英谋冲^⑪。”

诸公有窑似筋，有职则劲，牵一丝而全身无可懈。保权即保生于机，保艾即保晋民乎，固本即固晋民之根也。

夜翰林送函前，予书已急转留倭天昉、恭斋君，外力摧

之。俟书予京都，洽史。

长庚。叔公、铸公、余、南园公、刘公生斗，议函册走倭，两司州案允实。

甲子。英洋愚人累犬獐，沿铁两侧分而勘探，描图揭窠^⑥。大英帝国福公司蛆将蝇成，禁民窑也。

艾固急会。铸公、叔公、兰兄、乾甫兄、南园公、莲公、张公、慕绅兄、荆公、生公、石公、廉公、赵公、池公、李公、余，谋议。少顷，铸公诵令：“礼而不往非也^⑦，即刻亦步亦趋——卿公蒙平沿铁，着里人制桩而行；南园公刻学堂哗洋，并生返里鼓民与行；荆公说绅仕丐状^⑧州尊，以索民之生权；乾甫兄揽郡瞽、瘫、倭、翁、姑、矜，集平潭洋门，啰吨刻曲^⑨；莲谿公再赴省急洽楚南公举晋矿会，并转呈晋抚斥英洋愚人之蒙平罪也，俟索生之矿权而御之；慕绅兄差都人之窑，详附艾固并苗地，不得售租于洋人；叔公驻会，迎往来义人。”

铸公携余各输五百予乾甫兄，谋所招围门之费，俟后再续。余独资三千，予叔公之宴费。

越日。黄君熹年持铸公秘函急赴省予崇儒公。诸公谋各事。

丁卯。乾甫兄予平潭沈、翟二君领瞽、瘫、倭、翁、姑六十有馀围洋，哀哦嗽而律，五音不有奈何呛于耳：“吾家的天，吾家的地，吾家的矿炭往家移，哪容那^⑩强盗胡结记，哪容那强盗来放屁！福公司，胡日鬼，吾家的矿产怎就咽到尔肚里！为了活头咱快点抠，马上尔就成了那豁豁嘴，看尔以后还日鬼

不日鬼。”适英洋愚人有一歹妇出入平潭，叽哩咕噜鬻洗^①驱民，呛一曲而噎之：“高底鞋来细尖尖，走起道来忽颠颠。吆五喝六路人闪，紧撒慢洒不敢喘。尔要扑坎它前头，不高烂兴骂的欢。舔屁眼的挫倒它，忿魔野道尔歇心。”不日，其阵甚为壮大。洋人烦而怒，然不敢越雷池也。

季商地平天成。黄君熹年持崇儒公秘函返里，经平潭予余。俟后，及晋三叔、显庭兄返州。行至南天门，蹲亭^②憩倚。忽见窠有“大英帝国福公司”，叱喝拽之。突瞬，两恶犬撕喉倒地。晋三叔、显庭兄手足并用，然不得解，嘶呼大止，叔喘兄伤，弟卧远处，俩洋人伫立而乐。呜呼！黄君叔侄架尔忽归。

铸公晓探，然君已人事皆无矣。君伤脑后而庭兄四处也，晋三叔恍惚之间矣。

越日。铸公、叔公携族人、予、晋三叔、庭兄丐状州尊。尊至府验伤，质于英洋，然英洋拒之曰：“犬疯也，毙之曝尸于户外。”州尊正之：“犬疯，人乎？人乎，犬乎，人犬乎？”众怒：“堂堂吾之大道，尔等插窠何为？探苗禁垆^③吾等青天行路乎？”英洋愚人恫，兜^④：“晋抚阁约，专办乃独办，故平定州皆大英帝国之矿权之地也。”众愤言：“晋抚之约乃晋局专办也，而非尔等小人之专办独办哉！阁约之内可有犬窥苗伤人乎？”英洋愚人面无色而心怒。

州尊差人快杖击馀之洋犬于宅苗之地。

夜，余访会并探君。铸公授言：“平潭聚民众，越日鼓瑟以声熹之状，偿权不可欺。”动欲大。

丙子。平潭聚众五百馀，悲切不绝于耳。英洋愚人急丐州尊。署移域，悲切状观不可违。州尊着余劝民散，余面众言散，众怒：“吾等人民皆赖矿之活，今黄君扞^①苗痍卧膏肓，乃义行也，州尊大人孰能无视？不有苗权吾等生计乎？否也，州尊大人抚以吾等老矣，儿孙又将何也？”州尊哑言归署。

霜序丁丑。莲谿公返乡，余迎平潭。知太原矿公会癸酉抚册，开会，楚南公举会长。公返乡前，楚南公与公谋画《平定州矿产公会举会概要》，并予《太原公会章程》。

夜，州城官学黄宅，铸公、叔公、莲公、余，谋会举，忽闻黄君痛逝也。

重九。艾固举会，诸公吊黄君仡懿^②也。

慕绅兄《都窑详案》到，荆公《曰仕绅丐状州尊详案》到，南园公《学堂哗洋案》到，兰兄《谋画英图矿苗之趋案》到，乾甫兄《领（众宣传）案》到，《保艾、固本司案》到，案议之象颇观！

铸公主义矿会。总理莲谿公，副理慕绅公、张公诚。诸公各输足银^③以充保艾、固本之购矿苗股银。又，铸公输银五千馀，以纳土人护矿之费。余输银一千馀，充纳筵之不足。兰兄输二千，以作外赴之费。叔公五千，以充零费调充也。慕绅兄纳二千馀，乃产会日费焉。莲谿公三千，赴省杂银也。荆公六千，京都撼解之资焉。

慕绅兄世居州东瓦窑之属邨王家沟，乃上殷之族，毓蕙，其榜贤^④焉。兄弟毓琇、毓文、毓海，侄复、辉、椽、星、耀，平潭

协理剧务也。

产会暂举黄氏家庙前院矣。副理慕绅兄、诚公，督州之各都产会并窑苗变幻。莲谿公主会之日常来往。保艾、固本两司附会内，一外二费之自主矣。择日开会，议毕，诸公吊君于府矣。

翌日。莲谿公赴州署册立之于会。

壬午。平潭沈、翟二君聚众八百有馀，油糕旦着恩赐黄马褂携班赛剧，蔡氏、史氏皆附耳。东关杜氏着恩赐黄旂，携族人晋、升、恒、元善，和仲主灶。藿食^⑨间以臠，昼夜无间，民众日资廿文，以偿费也。剧多以平定三宝板唱社现拾以变目^⑩也。拾为板唱社之变目也，情动于矿权哉，更有甚者，描画黄子像，傍以大拳惟吾心，足踏洋犬，下卧高鼻蓝睛之怪也。

甲申。聚众愈千，洋怒，痛失定感，急赴署曰“保护”，否以上书公使。州尊以民未扰之而拒。

官学吊子，上官下民不绝迹。街之彩棚，皆民众自发予吊耳。

丙戌。平定州之矿产公会于官学黄氏宗祠前院开会，州尊至禧。副理慕绅主会，张公诚告白会之陈条。总理莲谿公致开辞。叔公详列都窑之情形，并俟都开之分会也。余读檄文^⑪。楚南告白州之矿会命职。艾固两司荆公贺焉。毕，同府吊君。铸公、叔公日近之矿务，愚谿公持崇儒公秘函将行撼廨，并天昉、恭斋君之函，以事驳英洋索权也。

丁亥。壬甫、毓琇、毓文、毓海携文，约愚谿公结行京都，

共而各谋撼解之色。都即以行令：若租售苗者，即以知会，概不予洋人；若弊之，蒙平之吾窑遍开。英洋愚人勘紧，味浓，糗之，民众借手之快，愚人失犬皆落半，甚怒。平潭剧中天，英洋愚人叹若黄连^⑧入口。

油糕旦《老汉圪蹴》最为鲜：“老汉老汉八十九，月上三竿想圪蹴^⑨。下炕点灯瞅一瞅，甚时强盗进了厩？叽哩哇啦手比画，好像他亦想圪蹴。左手木，右手肿^⑩，圪蹴还要带伙计。不得了，了不得，强盗不让吾圪茅^⑪。灶君灶君行行好，猫扑老鼠狗撵兔。喫东拉西尔定的死。列祖列宗圈的地，啥时成了强盗地？了不得，不得了，强盗还有强盗礼^⑫。不得了，了不得，从今往后吾没地。了不得，不得了，吾拿锄柄与他抵。了不得，了不得，强盗也还怕死哩。大吼一声滚出去，老汉还要圪茅哩^⑬！”

叔公、兰公探询州尊君之后事，尊默抡。

戊子。官学黄家举叔公、兰公赴省禀抚宪，君之后事何也？

翌日。晋抚接呈，惊之，速传英洋到案。叔公、兰公又呈以晋局，好事者返于学泮哗哗。汝阳、慕绅并都长廿有二，请会于晋抚：“矿之无，平定州民众之生计若何？”楚公携绅请于上宪：“平定州之矿产绝乎？晋之大不幸也！”夜，叔公、兰公秘会崇儒公，即速函京都之廨。

壬辰。省泮罢学遊于市，仕绅说于署，民众鼓于衙：“矿权乎？平定州乎？晋乎？”

脖颈牛雇民六十有四擎棺，三十有二擎盖，僧道俗乐而